

相思妃



Xiangsi Wangfei

淡樱◎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相 思 王 妃

淡櫻◎著

Xiangsi Wangfei



重慶出版集團
重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相思王妃 / 淡樱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3
(凤鸣九霄. 第2辑)
ISBN 978-7-229-00386-9

I. 相… II. 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10880 号

~“凤鸣九霄”第2辑~

相思王妃

XIANGSI WANGFEI

淡 樱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丛书策划: 李 子
责任编辑: 李 子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装帧设计: 第七印象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 mm×1000 mm 1/16 印张: 17.5 字数: 279 千

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0386-9

定价: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楔子

凤溪皇朝三年干旱，滴雨未下，民不聊生。

凤溪 202 年 1 月，天降石碑，碑文：得相思，琉璃珠，福天下。百姓大喜，纷纷寻“相思”。

同月，天飘五彩祥云，公主哇哇坠地，手戴七彩琉璃，天降大雨，白雪纷飞。皇上大喜，赐名“凤雪”。

凤溪 217 年，及笄大典，公主遇刺，面容全毁。

凤溪 219 年，司徒行云平定边境，凯旋而归，皇上封其“平延王”。

凤溪 220 年，皇上赐婚，凤雪公主下嫁于平延王。



目录

楔子

第一卷 民间有女名卿云

/001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·绝尘佳人/003 | 第二章·初次交锋/006 |
| 第三章·平延家宴/014 | 第四章·再次交锋/022 |
| 第五章·半夜出行/030 | 第六章·双蝶姑娘/037 |
| 第七章·倾慕之人/041 | 第八章·戏子如云/048 |
| 第九章·书房险遇/054 | 第十章·化险为夷/059 |
| 第十一章·无情之人/067 | 第十二章·彻底死心/074 |
| 第十三章·初次心动/085 | 第十四章·无名公子/092 |
| 第十五章·夫妻同心/099 | 第十六章·求签奇遇/105 |
| 第十七章·红豆首饰/113 | 第十八章·公主生辰/119 |
| 第十九章·迎娶双蝶/127 | 第二十章·夜闯离宫/132 |
| 第二十一章·心中瑕疵/139 | 第二十二章·枫城拜祭/145 |
| 第二十三章·为君解毒/152 | 第二十四章·与汝对决/163 |

第二十五章・真真假假/172

第二卷 命落离宫结良缘

/181

第一章・天翻地覆/183

第三章・命定之妻/193

第五章・成亲大典/208

第七章・宫主责任/223

第九章・青衣紫衣/239

第十一章・莫名劫持/259

第二章・卿云苏醒/187

第四章・丫鬟紫衣/203

第六章・洞房花烛/216

第八章・无瑕小姐/230

第十章・琴宫魅绝/250

第十二章・借梅思人/265



第一卷

民间有女名卿云



第一章·绝尘佳人

烈日当空，空中一丝一毫的风都没有，天气闷热极了。路上的行人都大汗淋漓，树上的知了也没气地叫着，枯燥的叫声无形中为天气又增添了几分烦躁。

凤溪皇朝有一处避暑胜地，那就是在百丈悬崖上的绝尘谷。

绝尘谷乃是神医离歌的居住之地，但是世上却无人知晓绝尘谷到底在哪里，而且能进绝尘谷的人必定是精通阵法之人或是轻功极高之人。

每年1月，离歌会出谷悬壶济世，但是离歌却从不以真面目示人，总是以不同的面貌出谷。

但是只要被离歌医治过的人，他们总会赞不绝口：离歌神医性格温和，待人有礼，乐善好施，不愧为凤溪的第一神医。

绝尘谷。

谷中种满了梨花树，微风轻拂，梨花飘飘，蔓延着一股淡淡的梨花香。倏地，梨花林中的几棵梨花树突然快速地移动着位置，一个白色的影子随着梨花树的移动准确地用脚尖踮过正确的梨花叶，直逼林中的屋子。

砰！

门被一阵掌风粗鲁地推开，那个白色的影子在看到安然舒适地躺在冰床上的



女人后，淡褐色的双眸泛起带火的光芒，平静的脸色俨然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

白影大吼：“女人，我谷中的冰床乃是千年难得的疗伤之宝，你竟然用它来避暑，你……你……给我起来！”

冰床上的女人身穿清凉的浅紫色薄裙，里面的白色抹胸若隐若现，如丝绸般的瀑布长发覆盖住枕头，几束发丝软软地散落在肩上，媚而不俗，似有万种风情。

听见吼声的女人微眯着双眼，略有不满地瞄了那个气急败坏的白影一眼后，才慢吞吞地从冰床上坐了起来，轻倚着墙，声音带着丝未睡醒的慵懒：“离歌，你扰人清梦。”

看到她半睡半醒的样子，离歌眼中的火光竟无声无息地散去。他轻摇着头，径直走到她面前，无奈地说道：“女人，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？”

她无意识地点头，准备再次陷入梦境，她喃喃着：“就是因为知道才躲在你这里的……”倏地，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，她猛地睁大了双眼，连忙摇头，拼命说道，“当然不知道！”一脸的坚定。

“是呵——”离歌皮笑肉不笑，“你知道这个月你的卿云阁堆满了什么吗？”

不好的预感从卿云心底渐渐升起，她小声地说道：“该不会是……”她看向离歌的双眼，期待着他摇头。

“没错，女人！就是你心中所想的東西，你的卿云阁堆满了信，而且都是催文信！”离歌眯起双眼，“如果你再不动笔写你的书，恐怕等你回到卿云阁，你连门都还没进，就已经被信淹死了。”

“啊——”卿云大叫，身子前倾，双手突然搂住离歌的脖子，整个人挂在他的身上，用撒娇的语气在他耳边说道，“好离歌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收拾好那些烦人的信的。”

“女人，你还真的吃定我了。”离歌叹了一口气，没好气地说道。

听他的语气，卿云就知道他已经帮她收拾好了，她的嘴角立即弯起一个好看的弧度，松开挂在他脖子上的手，笑嘻嘻地看着他：“哪有！是离歌吃定我吧！只有你催我，我才会开始写书哦！如果是别人催的话，我才不会理睬他！”

“都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欠你了……”盯着她白皙的脸，离歌的嘴角情不自禁地扬起一抹他都没有察觉出的笑容。

卿云闻言，眼里是盈盈的笑意，宛若一个纯真幸福的孩子。

梨花悄悄走进，在两人之间旋转过后，悄然无声地落地，留下淡淡的清香。

许久，离歌敛起笑容，一脸正色：“卿云，该回去了。”

卿云眉微皱。蓦地，她可怜兮兮地看着他：“离歌，你要赶我走吗？呜呜，身为大夫理应要有同情心呀！”

离歌用手指轻点着她的额心：“我对谁都有同情心，唯独对你这个恶劣的女人才没有。”接着他微微仰起头，似乎回忆起了以前的事情，他边摇头边看着卿云，很严肃地问道，“卿云，你知道我这辈子得出的一个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吗？”

没等她回答，他自问自答地说了下去：“就是不应该乱逛皇宫，更不应该无端地帮某个被毁容的公主治疗，最不应该的就是带某个缠人的女人回绝尘谷！”

“哇哇！”卿云整个人扑向离歌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道，“离歌，你嫌弃我！你后悔了！你舍不得让我进你的绝尘谷了！你这个没良心的神医！你……”

等她叽里呱啦说完一大串后，离歌才开口道：“女人，演完戏了吧！不愧是写书的，连台词也说得比人长。”

卿云大笑，所谓的鼻涕眼泪早就不知消散到哪个角落去了：“不愧是与相识多年的离歌。能识破我演技的人至今为止就只有你一个。”

“唉！可怜人家堂堂王爷被你骗得团团转。”

“他哪里可怜？！每天左拥右抱，美人在怀，哪里还记得我这个丑妻！”想起司徒行云，她的眉心皱得紧紧的，眼里有一抹淡淡的厌恶，而厌恶的背后似乎还有一层更深的东西。

离歌轻揉着她的眉心，直至完全舒展时，他才轻轻地说道：“后天，平延王府有个宴会，邀请的人不计其数。”声音如羽毛般轻柔，却重重地压在了卿云心上。

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无非又是那些烦人的宴会罢了！”卿云抿了抿唇，推开他的手，走下床，“离歌，帮我易容吧！我要回去了。”

“好。”离歌应声，随手帮她易容起来。

卿云嘀咕：“平时不见你这么爽快！”

不到一炷香时间，一张伤痕累累的脸出现在离歌眼前。他抚上她脸上的瘢痕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：“卿云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”

她轻推开他的手，戴上浅白的面纱，转身走进一间房间。出来之时，她原本一身的清凉装早已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身雍容华贵、端庄优雅、繁重复杂的锦服。而神情也不再随和，举手投足间静静地流露着一股皇家公主的气质。

澄净的双眼里有一丝黯淡的苦涩，她凝视着他：“离歌，可怜生在皇家中。”



语毕，她足尖轻点，整个人如闪电般地迅速消失。

刹那间，梨花飞舞，淡淡的梨花香在屋子里静静地蔓延着。离歌拾起一片梨花，静静地凝视着掌心中的梨花，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卿云，有时候我还真弄不懂你。”

风过，花落，无痕。

第二章·初次交锋

王府中百花盛开，蝴蝶翩翩起舞，景色美不胜收，即使是从王府门前经过的路人也能闻到府中的花香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“好香。”路人甲在王府前停了下来，深深地嗅了一下后，感叹地对身旁的人说道，“如果可以进入平延王府见识一下百花园，那我此生真是无憾了。”

“哼！”另一人不耻地笑道，“恐怕你口中的百花并非百花园中的百花，而是王爷的如花美眷吧！”

“司徒王爷可是我们凤溪男人中的典范，有妻凤雪，娇妾百位，更是当今圣上最为器重的臣子。”

“嘘！”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，路人乙小心翼翼地望了望四周，压低声音说道，“觊觎王爷妻妾，死罪一等。况且……”再次确认四周没人后，他的声音压得低，

“王爷是极喜爱貌美之人，而风雪公主却……”

路人甲立即噤声。

“总之，风雪公主在王府极不得宠，甚至有传闻在新婚之夜，王爷不甘于圣上的赐婚，冷落了公主一夜，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圆房。”

呼——

倏地，一阵疾风吹过，王府前两棵万年大树上的几片绿叶也在空中回旋了几下，最后才缓缓地落在地上，似带着一阵肃清的杀气。

两个路人不禁在大热天中打了个寒战，相视一眼，纷纷离开。

一个戴着面纱、作少妇打扮的女子单脚轻立在高耸的外墙上，看着离开的两个路人，澄净的眸子泛过一丝涟漪，但眨眼即逝。

借助外墙，衣着繁复的女子登上高空，转眼间，那个女子就跳进了一间富丽堂皇的屋子。

砰的一声，雕凤大门被女子的掌风关上，发出了不大不小的响声，但却足以把趴在桌上的青衣吓得从睡梦中跳起来了。

还没有看清楚来人，青衣立即双腿一跪，连连磕头道：“青衣该罚，青衣不应打瞌睡，青衣马上掌嘴。”

就在手掌快要贴上嘴时，一个温和的声音在青衣耳边响了起来：“青衣，我说过什么？”

听到这宛如春风的声音，青衣大力地吸了吸鼻子，连忙站了起来：“公主……公主说过在只有主仆两人时，青衣不必下跪，也不必磕头。”抬起头，两眼泪汪汪的，“公主，青衣终于把你盼回来了。”

风雪解下面纱，径直走到一张紫檀木椅上坐了下来。青衣马上将一杯沏好的洛花茶递上。

接过茶，细啜一口后，一阵冰凉传透全身，但味感却似乎跟往日的有所不同。风雪的眉轻蹙了起来。

青衣的身子抖了抖，一颗心高高地吊了起来。

凝视着洛花茶中倒映出来的青衣微抖的手，风雪轻闭上双眼，许久才缓缓地说道：“青衣，我不在这段日子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，公主不在这段日子风平浪静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”青衣垂下头，低低地答道。她不敢看公主的脸，并非因为脸上的瘢痕可怕，而是公主的双



眼如明镜般澄澈，宛如一块晶莹剔透的水晶，可以映出尘世间所有的秘密。

凤雪眼眸微微一转，青衣手背上的一大块淤青映入眼底。她放下手中的洛花茶，轻声道：“青衣，抬起头来。”

轻轻的声音却带着一股皇家公主浑然天成的逼人气势，让人不得拒绝。

“是，公主。”青衣紧紧地抿着泛白的双唇，颤抖地抬起了头，视线落入凤雪的眼眸中。

“青衣，王爷可曾来过？”

青衣摇头：“王爷已有数月没回府。听闻……”小心翼翼地看了凤雪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凤雪摆摆手，示意她继续讲下去。

“听闻王爷最近迷上了醉花楼里的双蝶姑娘，日日夜夜沉迷在双蝶姑娘的温柔乡中，对双蝶姑娘有求必应，宠爱之至。”

凤雪面不改色，眼里平静无波，仿佛这些事情早已是家常便饭。她微微颌首，继续问道：“府中可有人发现我的离开？”

“没有。王爷曾经下令，除相关婢女外，任何人也不得进入雪楼，否则家法处置。”

“如今，府中谁最受宠？”

“回公主，是月如夫人和如月夫人。”青衣的眼里渐渐升起了疑惑的烟雾。公主想问的是是什么？

“她们是如何进府的？”

“月如夫人和如月夫人是一对孪生姐妹，本是在街上卖艺的，歌喉极美，王爷一听倾心，就收了进府。”虽然青衣鲜少出平延王府，但是王府中的奴婢对她极和善，一有小道消息都会告诉她。

沉思些许，凤雪微微一笑，她脸上一条条如毛虫般的伤疤也随之蠕动，但是却一点也无损她的尊贵以及那股自信的笃定。

“青衣，以后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”

“青衣，宣总管。”

“是，公主。”青衣应答道，颤颤巍巍地退出了雪楼。把门关上后，走了些距离，她立即双脚一软，连忙扶住身旁的红柱才站稳了身子。王爷吩咐过，即使她被王府里的夫人欺负也不能告诉公主，否则她就要受罚；而且她也不想让公主知道，然

后又让王爷对公主的讨厌再加一分,但是现在……

青衣叹了口气,稳住了身子,快步离去。

凝视着手上的琉璃珠手链,凤雪平静无波的眼眸中划过一丝锐利,她轻抿着唇,戴上白色的面纱后,眼神又恢复成原来的平静。

她是凤雪,她是皇家人,她是凤溪唯一的公主。

“公主,总管带到。”青衣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。

“进来吧!”凤雪轻启朱唇,声音淡淡的。

“是。”总管迈起步子走到离珠帘一尺远才停了下来,抬起头看向珠帘内,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王妃坐在紫檀木椅上。算上王爷大婚那一天,再加上这一次,他才总共见过王妃两次。

青衣静静地伫立在珠帘前,低着头。

“总管,你可知凤雪在夏天的习惯?”

总管在心里斟酌了一下,才小心翼翼地答道:“知道。在王妃嫁入王府时,皇上吩咐过,王妃到夏天时,每天必定要喝用荷叶露珠泡成的洛花茶。”

“那每日早晨王府可有婢女专门采集荷叶露珠?”凤雪低垂着眼帘,双眸紧盯着微微晃动的珠帘。

珠帘外的青衣身体微微颤抖。

“有,皆是王府中的一等一的采珠女。”总管如实答道。

“哦——”拉长了音调,凤雪轻挑眉,“收集到的露珠如何分配?王府里的夫人可不少啊!”

“回王妃,由于荷叶露珠极难收集,需要在前一个傍晚,将所需要采集露水的叶片全部擦拭干净;而且为了保证叶片的干净,夜晚的时候需要封塘,而采集露珠的时间也很好。所以除了少些送到王爷手中,剩余的皆送到了雪楼。至于王府里的夫人绝对没有资格得到。”总管连忙答道。

轻轻一笑,凤雪唤道:“青衣,把剩余的洛花茶递给总管。”接着又说道:“总管,品尝一下这杯洛花茶。”

“王妃,这……”总管有些为难地看着手中的洛花茶。洛花茶是皇家人才能品尝的茶,如今……

“就当是凤雪念总管劳苦功高,特地赐茶赏之。”



“谢王妃赏赐。”总管仰头，把洛花茶一饮而尽，顿时感到一阵冰凉从心中涌出，传遍四肢百骸，冰凉透底，不愧为皇家茶中的极品。

“总管，感觉如何？”

“冰仙子之名，它名副其实。”总管赞叹。

“呵呵……”凤雪倏地笑了起来。

听到笑声，总管竟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慌，仿佛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似的。

止住笑声，凤雪正色道：“洛花，本生于凤溪最热之地，如将其用水泡茶，虽冰凉透彻，但喝后嘴中必带有一丝苦涩。而用荷叶露珠所泡的洛花茶，则先酸后甜，口感极佳，令人回味无穷……”

稍稍停顿，凌厉的视线射向总管：“总管，你可知罪？”

嘴中的苦涩随着恐惧传遍全身，总管扑通跪下，连忙磕头道：“王妃，老奴什么都不知道呀！”

“好一个总管呀！”凤雪倏地站了起来，“青衣，荷叶露珠如今在何处？”

青衣转身，低垂着头，答道：“在……在如月夫人和月如夫人处。”

“哦——”音调拉长，凤雪冷眼看着总管。

仿佛感受到了那冰冷的视线，总管打了个冷战，大力地磕头，连连说道：“老奴管人不善，让荷叶露珠误落到如月夫人和月如夫人处，老奴知罪，任凭王妃处罚。”

“青衣从小侍候本宫至今，本宫一直视她为亲人。如今她满身伤痕，乃是如月与月如所为。”停顿了一下，“总管，伤害公主之人以及私拿本宫之物，该当何罪？”

“老奴不敢定夺。”

“逐出王府，终生不得进入皇城。”凤雪一字一句道。

“可是……王爷那边……”

“王爷那边，本宫自有对策。”声调突然低了下来，但却带着一股逼人的气势，“总管，替本宫传话，从今日起，敢伤本宫身边的人，如月和月如的下场就是她们的下场。”她要杀一儆百，她要让王府的人知道她凤雪虽然是不得宠的平延王妃，但是她依然是凤溪皇朝的公主。

“是，老奴遵命。”

“退下吧！”

待总管退下后，雪楼静悄悄的，仿佛连呼吸声也能听见。

凤雪解下面纱，道：“青衣，下次受到欺负就要说出来，知道吗？”声音轻轻的，

柔柔的，与刚刚的声音截然不同。

“嗯。公主。”青衣抿出一个笑容。公主仿佛只有和她在一起才会有温和的声音。突然，她好像想到了什么，脸色刷地变白，“公主，明天王爷回来的时候，那……那……”

“司徒行云能拿我凤雪怎么办？”轻眨眼睛，凤雪笑道，“青衣担心我会被司徒行云欺负吗？”

青衣摇头。她知道公主身怀绝技，不会输于任何男子。

“……可是王爷就会更加不喜欢公主了。”踌躇了一下，她才说道。

“青衣，尽管司徒行云是每个凤溪女子的梦想，但是我凤雪绝不稀罕。况且这世上能入我眼的人仅有两人。一是当今武林尊主君无痕，二是……”

“二是公主小时候遇到的无名公子。”青衣掩嘴笑道，“公主都不知说了多少遍了。”

“等到一定的时机，我会让司徒行云主动休妻。”凤雪紧握双拳，抿紧唇。

雪楼外，池塘里荷花绽放，一片荷叶轻轻地颤抖，仿佛刚刚有人曾站在上面似的，水波荡漾，荷花池上方似乎传来一阵叹息。

翌日。

雪楼里一片宁静。

凤雪安然舒适地躺在床上，盖着一张薄被，黛眉轻轻地弯着，脸上带着一抹愉悦的表情，仿佛她现在正陷入美好的梦境。一缕晨光悄悄从微开的窗子泻入，轻轻柔柔地洒在她的脸上，似乎害怕扰了她的美梦。

床旁的檀木桌上，摆着一杯冒着热气的洛花茶。这一切的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宁静和谐。

但是——

这时，雪楼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几乎是没有停下，雪楼的大门被着急地推开，紧接着是青衣的声音：“公主，公主，糟了，糟了……”

凤雪微微蹙眉，她打了个哈欠，才不悦地睁开了双眼：“青衣，你公主还在呢！糟什么糟！”

“公主……公主……王爷回来了……”青衣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

“回来就回来了，那又如何？”凤雪白了她一眼，仿佛在说一件跟她无关的事

